

常用词“宽”对“阔”的历时替换考

熊润竹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近代以来汉语中表示“横间距大/范围广”概念的词主要是“宽、阔”,“宽”六朝后期兴起于北方文献中,南宋时渗透到南方文献,明代在南方文献中与“阔”不相上下,至清代中晚期才取代“阔”成为通语词。但这种替换在江淮官话中并未实现,直至现代汉语方言。由方言词而成为通语,离不开“宽”自身语义的丰富,反义词“窄”的演变过程类推以及强势方言对通语的影响。

关键词:宽;阔;方言;常用词

中图分类号: H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20)02-0052-07

表示宽度大的词语,汉语史上相继有“广、阔、宽、敞、旷、博”等^[1],汪维辉具体讨论了“广、阔、宽”在汉语史中的演变情况,并得出结论:“上古汉语最常用的‘广’,刘宋以后其形容词功能大体上已被‘阔’取代,但‘阔’作名词用的例子还很少见。现代汉语常用的‘宽’从东汉起也已见使用,但六朝例子不多,主要出现在北方文献中,其发展当在唐以后。”^{[2]375-381}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现代汉语常用词“宽”替换中古以来的常用词“阔”的过程及其替换原因。且只讨论“宽阔”的两个义项:形容词,横的距离大和范围广;名词,宽度。

一、“宽”的语义演变及发展

《说文·宀部》:“宽,屋宽大也。”由专指屋宽大而扩大所指,凡两边横间距大皆可称之为“宽”。东汉始见用例,如蔡邕《答丞相可斋议》:“元和诏‘礼无免斋’,宜以洁静交神明,本无嫌间,祠室又宽,可斋无疑。”且已用作语素,如东汉班固著《汉书·景帝纪》:“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佛经亦见,如东汉安世高译《佛说自誓三昧

经》:“净居诸天普观三千大千之刹,国邑宽大,众生濡和。”(T-15-0622-344c)^①上述诸例“宽”均指面积广阔。

魏晋南北朝时期“宽”的用例增多,且搭配对象有所拓展。兹举数例如下:

(1)此当问庙室宽窄,其庙室之宽窄,亦所未详。(东晋·温峤《毁庙议》)

(2)痴行人若着衣以性,多宽不周正不圆,非种种可爱可观。如是以着衣可知。(T-32-1648-410b)

(3)三十二相,所谓手足皆有轮文善安平住,手网纒指,手足柔软,七处平满,指长身宽,正直大身,项则如贝……(T-26-1526-276b)

(4)讷知心恨急,翻令衣带宽。(梁·萧纲《玉台新咏·赋得当炉》)

(5)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鬯,既薄且轻,易于熟食。(北齐·魏收《魏书·邓至传》)

(6)又复鹅王住宽广处,天共天女向彼鹅处。(T-17-0721-305a)

(7)至正月、二月中,以犁作垄,

收稿日期:2019-06-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朱子语录词语汇释”(18AYY018)

作者简介:熊润竹(1993-),女,湖北黄冈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古白话词汇。E-mail:731682691@qq.com

一垄之中，以犁逆顺各一到，塙中宽狭，正似葱垄。(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桃柰》)

搭配对象方面，从屋舍扩展到器物、衣物等，例(2)以着衣宽松与否来比照人的性格，是“宽”语义引申的萌芽；用法方面，主要用作形容词，无名词用法^②；词义聚合方面，同义聚合形式较前期多，如“宽博、宽大、宽广、宽旷、宽廓”等，反义聚合有“宽隘、宽狭、宽窄”而以“宽狭”居多。值得注意的是“宽”多出现在北方文献中，诚如汪维辉^{[2]380-381}所言，“宽”很可能为北方方言词^③，尚未进入通语。

唐五代“宽”的搭配对象进一步丰富，而且还可用作名词，如：

(8) 三星自转三山远，紫府程遥碧落宽。(唐·李义山《当句有对》)

(9) 操与霜雪明，量与江海宽。(唐·常建《赠三侍御》)

(10) 酒肠宽似海，诗胆大于天。(唐·刘叉《自问》)

(11) 阶庭宽窄才容足，墙壁高低粗及肩。(唐·白居易《题新居寄元八》)

(12) 扫得天衢静，吹来眼界宽。(唐·穆寂《清风戒寒》)

(13) 髻高臆广平弓手，胸宽膊阔小抢风。(唐·朱彦时《宝金歌》)

(14) 其声宽绰浩渺，不绝以节。洪洞不绝，既上未上，宽大内外，闻而乐之；轻浮道急，闻而恶之。(唐·孙广《啸旨·下鸿鹄章第七》)

(15) 令人登桅子见，申云：“从戌亥会，直流南方，其宽廿余里。”望见前路水还浅绿。(唐·[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16) □花毡一领铸斲子一面^④，宽一尺四寸，底上有烈擎盘一而……(法·伯希和藏敦煌写本《年代不明某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

上述诸例中“宽”描写对象有“天地、

江海”等自然界，也有“肠、胸、心”等身体部位，还有“眼界、量、声”等，语义也相应引申指心胸开阔、见识广博、宽容等。名词“宽”主要出现在口语色彩较浓的文献中，如例(15)(16)，且用例少，说明“宽”尚在发展中，并无取代“阔”的优势。

宋元时期，“宽”作名词表宽度用例增多，用作形容词时搭配对象进一步扩大，语法功能增强。例如：

(17) 更扫广庭宽百亩，少容明月放清光。(宋·欧阳修《招许主客〈庆历八年〉》)

(18) 塔为四方门，上嵌一铜匾，长方四尺，宽二尺五寸，镌阴文“昊天宝塔”四大篆书。(辽·张江裁《燕京访古录》)

(19) 内则省官以宽经费，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资其谋，不贵虚名以戒无益，禁游惰以厚民力。(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

(20) 大学言“物格而后知至，止天下平”，圣人说得宽，不说道能此即能彼，亦不说道能此而后可学彼。只是如此宽说，后面逐段节节更说，只待人自看得如何。(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五)

(21) 诗之音韵是自然如此，这个与天通。古人音韵宽，后人分得密后，隔开了。(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

(22) 茸绿莎软，宽转转翠袖展，撒撒地马蹄儿轻健，你便丹青巧笔也难传。(元·尉迟恭《三夺槊杂剧·第四折滚绣球》)

诸例中“宽”可充当补语和状语，如例(20)，还有“宽XX”形式的出现。

要之，“宽”由专指屋宇宽大而泛指一切横间距大之事物，进而指面积、容积大，这些都是空间维度层面的，并由此而投射到心理域、经济域、声音域、时间域等(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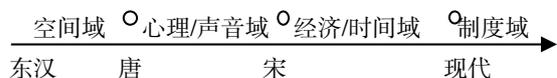


图1 “宽”语义演变

二、“宽”对“阔”的替换

如上文所述,“宽”在唐五代以来才得到发展。“宽、阔”的替换正发生在唐五代以来的近代汉语中。

(一) 替换过程

“阔”于战国末期始见用作“宽阔”义,如《吕氏春秋·论人》:“阔大渊深,不可测也。”魏晋时期“阔”的用例才逐步增多,六朝后期成为“宽阔”概念域的主导词,但用作名词极个别。至唐五代时“阔”作为名词使用才得到发展,如:

(23) 公孙吕面长三尺,阔三寸,为卫国贤臣。(唐·李元《独异志》卷上)

(24) 南北长十四里,东西阔六十步,深一丈七尺,决旧河水势,滑人遂无患。(后晋·刘昫《旧唐书·宪宗纪下》)

(25) 藤桥阔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后晋·刘昫《旧唐书·高仙芝传》)

(26) 湖阔数千里,湖光摇碧山。湖西正有月,独送李膺还。(唐·李白《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其一)》)

(27) 我见世间人,个个争意气,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阔四尺,长丈二,汝若会出来争意气,我与汝立碑记。(唐·寒山《我见世间人》^⑤)

(28) 沧州西百里有相思寺北石山上有佛迹十二枚,皆长三尺,阔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鱼文,在佛堂北十五步,见有僧住。(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五) 此时名词“阔”广泛应用于诗歌、笔记、史书、佛经等相关文献(敦煌文献中“阔”绝大部分用作名词),其覆盖域已涵盖书面语和口语,应用广泛。同时期的“宽”

用作名词例少,且形容词“宽”尚在发展中,因此唐五代时期“宽”仍不具备足够的实力替换“阔”。

宋元时期“宽”发展迅速,语义完备且语法功能增强,但整体上仍远不敌“阔”。我们选取了该时期几部口语色彩较明显的文献作了相关调查(表1)。

表中“宽”的用例几乎都少于“阔”,唯《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例外,但《新校》的方言基础为北方方言,且“宽”可能来自北方口语,并不能说明“宽”已取代“阔”。另外以南方口语为方言基础的《朱子语类》和《南村辍耕录》中“宽”的用例均远少于“阔”,足见“宽”此时虽已向南方渗透但并未成为通语词。

明代以来“宽”对“阔”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明末清初几乎已与“阔”势均力敌,至清中后期才完全战胜“阔”取得主导地位(表2)。由表2和该时期文献用例可知:

1. “宽”的扩展路径大概为:北方—南方—一通语。“宽”在六朝时主要出现在北方文献中,唐五代以来逐步进入北方官话,南宋和元代时甚至渗透到南方口语中,至明代在南方文献中有所扩展但终究不敌“阔”,清初仍然如此^⑥。直到清中后期“宽”才在南方文献(如《海上花列传》)中超越“阔”,成为南北通用的通语词。

2. “宽”在江淮官话区始终与“阔”势均力敌,这一点在以江淮官话为基础的几部文献中可见一斑。明代“宽”仍然在北方文献(如《金瓶梅词话》《老乞大谚解》)占据明显优势,在江淮官话区有所拓展但不敌“阔”(如《西游记》)。清代以江淮官话为

表1 宋元时期“宽”“阔”在几部口语文献中的用例

	三朝	朱子	五灯	张协	新校	南村	元典章·刑部
宽	5	9	20	2	10	3	2
阔	36	44	30	2	6	17	9

注:“三朝”即《三朝北盟会编》,“朱子”即《朱子语类》,“五灯”即《五灯会元》,“张协”即《张协状元》,“新校”即《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南村”即《南村辍耕录》。

表 2 明清时期“宽、阔”在几部口语文献中的用例

	三遂	水浒传	西游记	老谚	型世言	金瓶梅	醒世	红楼梦	歧路灯	海上	儿女	儒林
方言基础	不详	不详	江淮	北方	吴语	山东	山东	北京	中原	吴语	北京	江淮
宽	12	18	30	3	2	31	22	15	39	10	25	9
阔	14	79	33	1	3	7	24	6	5	7	11	16

注：“三遂”指《三遂平妖传》，“老谚”指《老乞大谚解》，“金瓶梅”指《金瓶梅词话》，“醒世”指《醒世姻缘传》，“海上花”指《海上花列传》，“儿女”指《儿女英雄传》，“儒林”指《儒林外史》。另《红楼梦》只考察前80回。

基础方言的文献中“宽”依然未能取得主导地位（如《儒林外史》），甚至在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①中，“宽”和“阔”的使用比仍为：1：4、20：3、1：2、10：67，尚不能认定江淮官话中“宽”已取代“阔”。

3. 随着“宽”使用范围的扩展，“阔”的用例逐渐减少，用法也随之发生变化。

一方面“阔”用以形容经济域的情况更多，如：

(29) 只因安老爷家虽是个世族大家，却守定了那长辈的勤俭家风，不比那小人乍富，枉花那些无味的钱，混作那等不着的阔。（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九回）

(30) 在路上，德泉说起小云近日总算翻了一个大身，被一个马矿师聘了去，每月薪水二百二十两，所以就阔起来了。（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二回）

(31) 想来想去，城里头没有这位阔亲戚可以求得的，只有坟邻王乡绅，春秋二季下乡扫墓，曾经见过几面。（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一回）

另一方面“阔”单用时多用作名词表示“宽度”，作形容词时多与“空、广”等同意连用，有语素化的趋势，如：

(32) 下了楼往东一座大山，山中八仙洞，深幽广阔，洞中有石棋盘，壁上铁笛铜箫，似仙家一般。（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卷十一）

(33) 袭人看时，只见腿上半段青紫，

都有四指阔的僵痕高起来。（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34) 那花园虽不及大观园，却也十分齐整宽阔，泉石林木楼台亭轩也有好几处。（清·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七回）

(35) 只见他把弹弓举起向着空阔处先打一九弹子抛在空中，续将一九弹子打去。（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

(36) 今舍此两处，先图梁山，那水泊辽阔，正面山势险恶，郟城一带港汊又多，急切攻打不下。（清·俞万春《荡寇志》第七十八回）

综上，“宽”由北方兴起，宋代开始向南方渗透，明代时与“阔”在南方文献中平分秋色，至清代中晚期才彻底取代“阔”成为南北通语词。

(二) 替换原因

1. “宽”从北方方言词进入官话区最终成为通语，主要在于其表义的丰富性。首先从构词能力来看，“宽”的构词能力更强，自古至今皆如此。《近代汉语词典》^①中“宽”下列 22 个含“宽阔”义的复合词，而“阔”只有 2 例，《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则分别是 44 例和 8 例，足见“宽”构词能力之强。另“宽”可重叠或与其他成分组合成“宽 AA”式；其次，“宽”除可用于空间层面外还能投射到时间域、心理域、经济域、声音域等，而“阔”后期主要用于经济域和空间域。鉴于此，“宽”的使用范围更广，语用价值更高，自然更符合语言使用者的原则。

2. 反义词“窄”通语地位的确立对

“宽”通语地位的取得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汉语中表示“横间距/范围”大小的聚合在汉语史上经历了“广隘/狭—阔狭—宽窄”的历时替换,其中“广、阔、宽”构成“宽”义聚合,“隘、狭、窄”构成“窄”义聚合,且“宽—阔”和“狭—窄”的历时替换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宽、窄”同为各自聚合中的新兴成分,具有相同的方言背景(北方方言),义域范围一致,因此在历时替换过程中极易相互影响。通过笔者考察,“窄”在元代口语中已成为“窄”义聚合主导词,明代彻底取代“狭”,同时期的“宽—阔”替换虽未完成,但“宽”已经开始向南方文献渗透并在明代时与“阔”势均力敌。鉴于“窄”通语地位的确立,而“反义词的选择存在相似性原则,新成分之间更容易构成反义组合”^[4],这就相应要求其反义聚合发生变化,因而加速了“宽—阔”的替换。

3. 不同历史时期通语基础方言的变更对“宽、阔”的历时替换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宽、阔”自唐五代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唐至北宋的通语一直以北方方言(或者说中原雅音)为基础方言,源自北方方言的“宽”也多出现在北方文献中,尚未进入通语。南宋迁都临安后,广大的土族将原来的北方方言携至南方,北方方言词“宽”也在南方文献中展露头角,此时期的通语仍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但这种北方方言不再纯粹,或多或少有南方方言的影响。元代时北方话进一步向南扩展,明至清初时期通语的基础方言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南方方言,北方方言词“宽”虽然扩展到南京话所在的江淮方言和南方广大区域,但并未能在江淮区域及南方超越一直以来使用的“阔”。清中晚期北京话成为该时期汉语通语的基础方言,北方方言词“宽”随着其所属方言地位的上升也迅速扩展并最终替代“阔”成为主导词。综上可知,强势方言对汉语通语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明清以来通语的基础方言更是直接影响了包括现代汉语以来的词汇

面貌。

三、现代汉语中的“宽、阔”

作为现代汉语常用词的“宽、阔”,在语法功能、应用语体等方面均相差无几,只是语义范围略有不同。二者可共同表示“范围/面积广”和“宽裕;阔绰”义,但“宽”还可用以形容横间距大和政策、制度宽,作名词表示宽度。相对而言,“宽”较“阔”更为常见。

除了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存在语义上的差别外,“宽、阔”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也存在着分布的差别。结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5]《汉语方言词汇》^[6]和《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7]来看,二者在各方言点中的使用情况大致如下:1. 只用“宽”:哈尔滨、银川、太原、济南、武汉、西安、牟平、徐州、柳州、洛阳、长沙、娄底、南京、成都、西宁、贵阳、乌鲁木齐、万荣、忻州、北京、沈阳、昆明、石家庄、郑州、合肥;2. 只用“阔”:绩溪、崇明、宁波、金华、萍乡、上海、杭州、温州、娄底、南宁平话、梅县、东莞、建瓯、厦门;3. “阔、宽”并存:福州、南昌、丹阳、扬州、黎川、于都。另外“广州”说“阔、大”,还有一些方言点说“大”或者“大、宽”。

用“宽”的以官话区为主,用“阔”的以南方方言如吴语、闽语、粤语等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宽、阔”并用的方言点,主要集中在江淮官话和赣语区的都昌片,另“丹阳”属于吴语的太湖片,“于都、福州”只是零星分布的方言点而已。江淮官话区地处中部,受南北方言影响明显,“宽、阔”并用自是正常,且与古代江淮官话文献中“宽、阔”并用一脉相承,自成一脉。赣语和北方官话有着许多共同点,赣语都昌片的“宽”很可能是北方官话的遗留。“丹阳”虽属吴语,但该地紧邻江淮官话区,江淮官话本就与吴语联系紧密,受江淮官话影响明显。至于“于都、福州”所属的客家话和闽语可能是古代中原人移民所带来的中原官话

与当地语言的融合。

汉语的南北差异自古有之, 意义相同的词经常相互竞争以求得通语地位, “宽”由北方方言词逐步渗透到南方, 并进而取代原有通语词“阔”成为主导词, 时间虽晚却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通语。现代汉语方言中“南阔北窄”的局面大致保留了较古老的汉语现象。

四、其他

常用词的历时演变研究是近 20 年来的研究热点, 既有精彩的个案探讨, 亦有规律的总结和理论的提升, 可谓硕果累累。数篇研究综述无不论及常用词研究与方言的结合当加强, 而这也是本篇个案研究中感触颇深之处。

汉语词汇史是汉语方言和共同语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历史, 二者共同构成汉语词汇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到常用词的研究中, 常用词演变、替换过程中是否受到方言影响, 方言词汇在历时替换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本文所讨论的“宽、阔”的历时替换正反映了方言词汇与常用词演变研究的紧密关系。近代以来“宽”对“阔”的替换经历了漫长时期, 至清中晚期才取代“阔”成为主导词, 但在江淮官话区却并未实现, 即使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江淮官话的部分地区和赣语的都昌片等地仍是“宽、阔”并用。“宽”在六朝刚兴盛时便几乎只出现在北方文献中, 极有可能是北方方言词, 随后慢慢向南方渗透, 南宋时以南方口语为方言基础的《朱子语类》中“宽”虽见用例但远逊于“阔”, 元代时仍是如此, 至明代时南方文献中“宽、阔”才可匹敌。“宽”由北向南的扩展, 进而成为表“宽阔”义的主导词, 过程漫长且艰辛, 同时也反映了方言对汉语通语的重要影响。

作为个案研究, 常用词“宽、阔”的演变研究无疑能为现代汉语方言及方言分区等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只是初步尝试。我们希冀着常用词演变研究和方言词汇的密切结合, 进一步探寻南北方言词汇之间的差异, 寻

求方言和通语演变发展的过程。

(暨南大学文学院曾昭聪教授、刘卫宁老师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 谨致谢忱。)

注释:

- ① 本文所引用的佛经例句均出自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 引用格式为 T-X-Y-P (a/b/c), 不再标注具体经目。其中 T 表示《大正藏》经文册别, X 表示册数, Y 表示经号, P 表示页码, a/b/c 分别表示上、中、下栏。
- ② 唐徐坚撰《初学记》卷二十四引东晋戴延之《西征记》曰: “大城东北九里有许由台, 高六丈, 宽三十步。”句中“宽”为名词。《初学记》为唐代大型类书, 引文时存在篡改原文的可能, 且原本《西征记》及其传本佚亡, 故尚不能认为六朝已有名词用法。
- ③ “宽”在佛经中用例颇多, 但少数译者有南方人士的佛经亦用“宽”, 如吴支谦译《佛说薄沙王五愿经》: “我舍幸宽, 有宿止处。”《全梁文·释智恺·大乘起信论序》: “其旨渊弘, 寂而无相, 其用广大, 宽廓无边, 与凡圣为依, 众法之本。”其中支谦祖上本月氏人, 汉灵帝时随祖父迁居中国, 东汉末迁居吴地, 因此其语言基础不可简单判定为南方口语; 释智恺又名慧(惠)恺, 《法泰传》载其为建康僧人, 住在阿育王寺, 《律二十二明了论》称其“都下阿育王寺慧恺”, 基本可以判断其口语基础为南方方言。综合来看, “宽”在南方文献中用例甚少, 主要出现在北方文献, 当为北方方言词。
- ④ 引文中“口”表示原文中文字缺。
- ⑤ “我见世间人”诗题校勘云: 此首之前, 原本、正中本、全唐诗本有“拾遗二首新添”一行六字, 正本中于此六字下有注文“二诗系老僧相传”。高丽本以此首作拾得诗(参见项楚《寒山诗注》, 中华书局, 2019 年出版, 第 674 页)。
- ⑥ 明代典型的南方文献主要是以冯梦龙为代表编写的相关作品, 如《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山歌》等, “宽”“阔”在这四部文献中的使用比分别为: 8: 13、6: 7、2: 1、3: 0, “宽”并未完全超越“阔”, 但二者差距缩小。清初南方文献代表作品李渔的《十二楼》《风筝误》《连城璧》中“宽”“阔”的比例分别为: 1: 1、0: 1、2: 1, 二者的使用频率整体上持平, 可见直至清初“宽”在南方文献中尚未取得优势地位。
- ⑦ 刘宝霞、张美兰将上述四书的方言地域标为“江淮”, 本文承袭其观点(具体参见《“迎接”义动词的历时演变和地域分布》一文表 3, 《语文研究》, 2014 年第三期, 第 20 页)。

参考文献

- [1] 王凤阳. 古辞辨[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900-901.
- [2] 汪维辉.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M]. 修订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3] 白维国, 主编. 近代汉语词典[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5.
- [4] 王盛婷. 汉语八组反义词聚合演变研究[D]. 南京: 南京大学

- 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 [5] 李荣.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5284-5287.
- [6]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字系语言学教研室编. 汉语方言词
- 汇[M].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64: 350.
- [7] 曹志耘, 主编. 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169.

A Study of the Replacement About Chinese Common Words “Kuan” and “Kuo”

XIONG Run-zhu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the words which represent “large lateral spacing/wide range” in Chinese are mainly “Kuan and Kuo”. “Kuan” rises in the northern literature after late Six Dynasty.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penetrated into the southern literatur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Kuan” was comparable to “Kuo” in the southern literature, and till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replaced “Kuo” and became a common word. However, this replacement was not realized in the Jianghuai Mandarin until the modern Chinese dialect. The changed from a dialect word into a general word depends largely on the semantic richness of the “Kuan”, the analog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antonym “Zhai” and the influence of dialects on the common language.

Keywords: Kuan, Kuo, dialect, common words

(责任编辑 周 芬)

(上接第 19 页)

- [5] 陆永胜. 心·学·政: 明代黔中王学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65-66.
- [6] 陈来. 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2.
- [7] 侯外庐. 宋明理学史: 下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207.
- [8] 张立文. 宋明理学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540.
- [9]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 下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817.
- [10] 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 第 8 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 [11]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7229.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Wang Yangming’s Longchang Enlightenment

ZHAO Wen-hui

(College of Humanities,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554300, China)

Abstract: Viewed macroscopically, Dragon Field Enlightenment opened up a thinking route of the internal mind of Wang Yangming. Viewed mesoscopically, it marked the adoption of subjectivity on human nature. Viewed microscopically, it symbolized the adoption of ontology of mind. The practice of the Mind by Confucian scholars in Ming dynasty promoted the maturity of Mind System and actualized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Keywords: Yangming theory, Dragon Field Enlightenment, the Confucianscense in Ming Dynasty

(责任编辑 周 芬)